



09624

白華樓續稿卷之四

歸安著 姚翼翔編

邑人姚翼翔卿編

書

與翁司馬書

姪一臯過太學業已奏記奉候左右矣頃入西湖飲元洲太宰園亭相與口畫公所以席中外之望者不勝為國家慶俄而傳邸報者過廼知公且坐詆賴 天子聖明已及留用矣然不

白華樓續稿卷四

知詆者之口何指也又不勝為世道錯愕紊欬不自已間按古今傳記所載臺諫故事大較盛明之世納忠乘輿汚濁之運疾攻權倖而兩相半則附君子者多攻小人黨小人者則毀君子然君子而被毀則必其材智雖已繫天下之望而所自提身者或疎唐之姚公崇宋之寇公準是也其勳業雖已荷天下之重而所處名位者或極唐之裴公度宋之文公彥博是也不然或好著文章多所譏切則不免忌口如歐陽公修

或起軍旅多所誅戮則反殺機如近代王公守
仁間多招尤構釁不免於世之奴奴而口者迺
若我公之提身若畫錐而引繩也其名位雖列
尚書猶散地也間發爲文章所不欲自口者而
軍旅之柄又未之及然則以公譽望竊謂海內
縉紳學士無問識不識當共爲延頸舉手以亟
其柄用者而彼區區者詆口胡爲乎來哉僕雖
罪廢其於世之賢人正士之得志與否未嘗不
共欣戚而於我公今日云則又多所刺心不
能不爲疾首蹙頞於其間而竊願聞於左右也
故敢以書問相人者林君來已知公在旦夕待
政府矣此可持左券而待者敢并附聞

與朱駕部書

陳山人竹廬來業已具書稍通二十年來寥曠
之思矣適聞馬松里納言移書吾丈且以沈左
源薦之左右而左源者故人青門先生之子世
其花木山水之繪而以衣食於江湖者也大略
古之雋逸之才必多困阨故曰詩能窮人又曰

詩必窮而後工以予觀之非獨詩也其於繪畫
他藝也亦然何則非雋逸則不以習其技非窮
則無以致其思然亦非世之鉅人名公又無以
發其聲而振其困阨于時故予嘗覽顧凱僧絲
輦初亦落魄不偶已而借晉之王公始得通顯
以自名於世也吾丈以世之名才過南省締交
門下者必聚倜儻磊落之士幸爲我多多游揚
語曰伯樂一顧則千里之馬皆蹀躞而悲鳴此
或左源所飾羈獵駿之一時也此則松里納言
公所與僕兩人者千里之情也呵凍不盡不盡
與王敬所少司寇書

僕不量少好著文章及間爲詩歌之什已而釋
褐後數與朋輩後先倡和竊疑國朝詩歌之
什弘治正德迄嘉靖來學士大夫李獻吉何仲
默鄭繼之徐昌穀薛君采高叔嗣唐應德邊庭
實顧華玉陳約之皇甫兄弟許子春蔡子木并
近年李子鱗王元美諸君子又如山人孫太初
張子言黃勉之王履吉沈仕謝榛盧柟輩不可

枚指其間材之小大調之高下音之南北工與否不無異同而要之于五七言古與近體諸什或爲六朝或爲唐初或爲大曆或爲元和於古詞賦之遺亦稍稍馳驟矣獨文章之旨去古或遠何者國初劉宋開先方遜志輩繼之已而獻吉首倡先秦西京之文且謂唐韓愈以下薄不足爲而仲默昌穀輩又竝按梁昭明太子所次文選極力鼓鑄然以予觀之於古作者之旨恐不相及已而他又有倣晉宋齊梁之間而爲之者則又愈下矣僕絲吏部貶官後稍益發憤間陳古六藝及莊荀晁賈百家之言而伏讀之妄謂文以載道道也者庖犧氏以來不易之旨也孔孟沒而聖學微於是六藝之旨散逸不傳漢興鑿秦招亡經求學士雖不敢望聖學秦之所燔始稍稍出共爲因言析義考究異同故西京之文號爲爾雅而魏晉以還惟唐韓昌黎愈柳柳州宗元宋歐陽學士修及蘇氏父子兄弟會輩王安石輩之八君子者材調不同或相伯

仲或相倍蕪然要之並按古六藝及西京以來之遺響而揣摩之者其在孔門不敢當游夏列而大略因文見道就中掌理抑不聞世之所論正統者六經者管則三王也西京而下韓昌黎輩譽則由漢而唐而宋間及西蜀東晉是也世固有盛衰文亦有高下然於國之正統或爲偏安或爲播遷語所謂寢微寢昌不絕如帶是也他所高材博學雖富如崔蔡藻如顏謝譬則草莽之裂土而王是已况於近代聞人學士乎哉僕間嘗手評次之爲八大家如別冊妄臆鄙度已載總序及諸引中不審公謂然否僕嚮嘗共公論本朝之文如王文成公論學諸書程朱所欲爲而不能者諫佛辭爵江西田州諸疏漢唐以來未之睹也公獨點頭而海內學士大夫之好文而雄者聞予言頗共非笑以爲無當予故於八大家凡例末稍爲及之而姪桂頗好學舊嘗屬公引帷中而教之者也讀予所評次八大家文而篤好之直欲公之同志於是梓而傳

之而又以公今之文章家之赤幟也欲借公一言冠之首以爲重於世嗟乎公倘無拒非獨八君子者大振斯世予謗陋或得併附以見而斯文之未墜於地亦可獵襟而卜也已此僕之所伏茗雪之水而東望於以千里之間引領不已者也如何如何

與舒憲使書

僕罪廢已久譬之秋林之萎翳矣而公下車來頗憐舊宦待罪南粵抑或間效尺寸於其土而曩之奪官或非其罪也數於伏櫪之駟而顧盼系欵焉僕之感公知己之誼多矣今且擢爲河南按察使以行河南者僕舊所宦遊處也而公按節過焉以知己而歷所舊遊之地其間感慨蕭瑟情思特多况頃者歲十一月以來冰雪異常商丐野殍甚且鳥獸花卉竹木下及遊魚蟄蟲之屬竝爲凍冽摧折而死者湖之比有具區爲震澤方八百里郡邑長老竝未嘗有及見其冰合者今且危檣巨艦所嚮冰涸薪火阻絕中

流躡冰而重負以逃者殆數千人焉遠近驚駭僕竊謂五湖之間故不與淮北同何其坎壈亦至於此及近讀邸報并聞畿甸薊遼之間帥府所條諫垣所疏大略不獨予五湖而國家疆宇內自輦轂外而邊徼蹈河踰泗以南其所困於冰雪之非常者不可勝數矣 聖天子採

臣下之言或爲發廩出賑甚屬明盛然 朝廷之所發者有限而州縣之待賑者無窮僕嘗讀洪範之書曰急則恒寒竊疑今 國家中外之

所嚮風而州郡之所習行者得無共傷於急已乎不然天人之際自古記之矣何其故所聞與今所睹駭愕舛盭遽至於此而河南者中州也古所稱天下之樞也公今乘軺方春過之倘憫中外之急特按古月令方春布政故事興賢釋滯一切以宣鬯 主上德澤爲意則中州之所行四海九州之所環視而輻輳者然則使節所嚮天殆有隨之以暢惠風者已僕竊欲擬爲一文以贈公不然且當爲長歌以投之少附一

言衣帶之間以申離別之思而歲之除夕從若
還家郵犯寒而病矣旬日來晝夜咳嗽喘息不
接醫者軫視竝謂嚴寒入膝深纏肺家所致日
啜粥二三甌兼之長兒積病行且瀕死僕所以
於公之行也既不及爲飲餞道左并其所欲爲
文與詩者且不能焉古人賦別黯然魂銷僕臥
枕席間情竊遙遙也茲特強爲濡毫具書者如
左嗟乎僕亦困於寒已伏惟垂憐焉

與潯陽董宗伯書

八景樓續稿卷四

八

公以九秋由西湖泛胥江南登釣臺而入雲巖
之深忽已中冬而冰雪矣其所沂煙波捫霞嶠
攀芝磴摩石幢俯仰嶇嶇吐吞日月古之所謂
羽人不死之庭公且遍歷之矣洪厓王喬者流
公會及逢否僕願鼓枻而北將以扣公之深貌
公鬚眉紫氣之間而竊有請也顧方謀亡婦
葬事而况長兒繼沒以來橐中無貲一切畚鍤
柳絮所需竝絲衰齡匍匐旦暮故不得已姑且
入山而公曩時所賦歌於黃庭內院而貽之冊

者僕間睹之大都唐之音響也茲遊也當必再
倍之矣故特先爲遣使解公之裝而縱觀公所
爲遊仙招隱之曲願無靳焉客有謝中台者少
以高才生名於時今且博習青囊而張子微氏
玉髓經彼蓋獨得其深者也貴同年陳方伯敬
亭公移書推之門下僕近與指畫山川往往於
世之所徇眉髮形似之間而超然於其性情骨
理之深者已故僕亦爲一言以從諛於長者之
側然公再遊雲巖以歸則其所及異人擘畫當
必有兩相印而無逆焉者不盡不盡

八景樓續稿卷四

九

與侯二谷方伯書

堪輿趙中岳持公手書并所爲贈詩過草堂僕
讀之公從山中繕性達生殆所得於莊周列禦
寇之深者而七八年來音問稍絕矣竊謂公之
所向本屬超絕而逃虛既久則其於中所得當
益以玄且邃而僕雖少公僅一年形日以頽神
日以稿譬之瓠落矣公倘憐而指示一二令顧
侗之資抑得解脫庶幾附雲將鴻蒙者流相與

歌白雲而嘯空谷者乎如何如何偶有家人以
吏役事赴求嘉敢獻一書問候他所欲言不敢
盡不敢盡

與朱職方書

執事之攜官也僅及南北書相報者再而執事
以名才而入省署其所掌內外封疆及諸將帥
所提袍鼓而謹斥堠習戰鬥其相短長緩急處
當必有爲 國家建石畫而貽訐謔者吾既坐
罪廢不得與聞執事所從畫省中視草銘柱之

詳而所自以衰年與二三社友杖屨於泉石之
深嘯歌於薜蘿之叢所共朝且夕者特煙雲麩
麩焉耳而執事倘亦不之知也一在日月之際
一在吳越之陬然其不爲隔越非畫之所思則
夜之所夢語所謂心與神是已執事得無同我
否乎頃者浙中戍兵鼓譟事聞 朝廷指揮已
下且崕崕公僕從河魏時所故知多大略者也
第間除其一二首亂者而安其反側與飽其餼
糧而已無甚難料理者特江以南年歲數侵田

野多困况此輩竝金衢處一帶山谷曠悍之夫
故以掘山椎埋爲業其始也以海夷卒起倉皇
召募頗名力鬪其繼也閩帥挾之以南入粵北
戍薊黠且猾者則乘瑕構會稍稍進身而厚貲
其下者則羣而暴鬪羣而剽市狼子野心蜂屯
蟻聚於其中則又連姻購戚呼朋引類父死子
繼兄死弟及以兵爲家者三十年于茲兼之前
年星變以來訛言數起妖僧近訳諸州若沸蓋
國家承平世久草莽覬亂非廟堂之上於

一切額征破格拊循而所遣軍門一切兵食盈
縮翕張聽其便宜行事不從中制恐多可憂此
於國計所係匪小而老夫所側身北望者也
執事官不過五品祿不踰百石然名動中朝
材擅四方而况元輔以下及他政府竝執事所
屬肺腑心膂之間者其可多讓乎哉先輩劉忠
宣公大夏一生功業大較從郎署間起竊恃知
已故敢盡言如此伏惟留意外薄儀一紙并令
仲兒以試事伏謁統惟垂納而教之幸甚

不復王敬所司寇書

春深獲覽邸報知兄丈且坐搆去而僕之鞅悒
歎歎者久之累旬日覺額縮肩不自已兒曹及
他相知者竝謂僕曩去官時猶不至若此嗟乎
天生豪雋不羣之材當爲國家建卓犖不世之
業迺若僕區區少所附兄丈馳驟當世猶不免
古所稱沾沾自喜况忤執政者三彼所甘心蓋
有深於涉渤海而險於臨太華者僕方以奪官
爲幸也故內自量其技之薄而外復嗟其數之
奇以爲譬之瓠落云耳迺若兄丈僕每共知已
屈指竊謂古所稱海內無雙者且聞兄丈與執
政共相推挽勘邊一疏竝今國家石畫世所
未必知而亦世所未必敢言者而今迺爾豈卽
以此坐忌而蒙詬邪嗟乎我知之矣賈生所爲
痛哭流涕書及鼂錯所上兵事積粟及募民入
塞諸書到今來猶震耀世之耳目然而絳灌條
侯以下卒不容之朝廷之上蓋自古記之矣詩
不云乎天寔爲之謂之何哉餘所欲言見副札

與劉瀟湘廷尉書

頃者姪輩過金陵間及爲書以候故人知已之側而且適有不才兒者之讎其事既發於執法者之庭故并以土聞近據姪輩移書來辱公之分其痛而直其獄者多矣刻骨刻骨然此兒少負雋穎僕竊冀其異日者或當附海內之騏驎騶裹一日而千里也卽如公所垂憐僕者抑且以僕之所坎壞於生平者當於此兒乎收之而今竟已矣近偶發其故篋得其所私刻詩歌稿數百篇手而讀之雖不敢謂一一中古人作者之旨而要之鑿心研思雕刻萬物抑自有一片奇崛不羣者之氣庶幾乎古之所謂剗犀兕而截盤匱者然不意天奚以之生而又天遽以之死要之此兒少頗跌宕自喜及不得志輒以其伏櫪而嘶者之氣泛駕而躡弛卒以錮其身而死此櫛衡孔融輩之所以自殲其軀也已焉哉人也於天乎何尤僕且讀且涕間欲請公一言以弁其首顧其稿尙多零落什二也秋以溧僕

當曩臨安吏民所爲碑公去思者而并抱兒刻
以乞公公其許我乎否也

與吳崑麓國子助教書

言別來已十數載而僕之髯既白齒亦搖且落
非故吾矣而竊思崑麓曩年之氣譬則干將之
薄雲霄而犯牛斗者也其猶當時綰帶而促膝
者之舊若將與晉雷令張華輩相爲吐鍰露穎
已乎抑亦聽其土之汨而翳之蝕也如世所指
倦飛之鳥垂翅來歸者乎以公之文不及舉進

二白華樓續稿卷四

四

士出而服官於

明天子之庭始則教授郡

諸生再則博士國子又再則出而佐郡海內之
知無不爲公扼掌而談者然間嘗覽觀楚之荀
卿也而止於蘭陵令漢之賈誼董仲舒也而止
於相長沙相江都相膠東於此亦可以見天之
豐其才者未嘗不絀其爵與名位也公得無爽
然自失怡然自慰者乎而况聞諸公子翩翩漢
庭矣若僕不肖則既年已入衰颯而長兒積頃
復沒矣公之下視故人當爲分痛而抱酸不能

不繁歛而嗚咽者也如何如何雖然僕抑近且
棄如破甑不復顧矣日惟擁膝支頤聊爲閉戶
自吟耳茲以族子輩囊所刻入金陵道出武進
特令過候門下不盡不盡

與甥董進士書

南宮捷音一至兩肘之間殊覺翼而飛也已而
再聞大廷之對雖不得首列及第而傳臚殿
中亦可謂始進者之榮矣吾共今祖各於遲暮
之年獲此非常之慶而今祖向來多駢福者至

不白華樓續稿卷四

五

於吾之衰蹇譬之秋林之卉也今且得甥若此
語所謂桃李冬華矣欣躍欣躍然吾尤不能不
厚望也何則天之生材也甚難而君子之以其
材成且全之以副天之所望也亦不易况筮仕
之初譬則築室者之立址也故曰君子之仕也
莫重乎其始進夫所謂始進者非特曰一命之
寵且榮而已也一職之清且華而已也當必內
以審其志之所嚮與其器之所安外以考之古
人之所不逮與今人之所不能猶之射者之懸

鵠於百步之外而吾將持弓審固以求其命中者然吾甥旣藉天地祖先之靈抱此珪璋璠璣之質誠所謂間氣也語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願從伊今卽建非常而其大端惟在於明學術擇師友審去就夫所謂學術無曰世之博聞彊記侈膾詞章而已也須本之身心性情之間以求其安身立命之端次之練習古今之際以叅之經世酬物之用其所讀書須先六經下及周程張朱語錄然後叅之真西山心政二經與宋名臣言行錄之類此則終身名業之案也夫所謂擇師友無曰世之綰帶而交銜盃爲歡而已也須於中朝擇其海內人倫之厚望以爲之師於同輩中擇其抱負非凡者以爲之友與朝夕講論又必降氣遜志其間斯則所聞者無非正言所見者無非善行世之一切傾邪險詖而吾之耳目不以濡染其間諺所云蓬中之麻不扶而直是也夫所謂審去就此則尤所謂終身受用喫緊處也大略自古以來世挾雋逸

之才而盛赫奕之望者固多借推轂之譽然亦未嘗不叢側目者之忌其所推轂者未必能爲我建不拔之基而其所側目而忌往往或自貽以負俗之累矣漢之賈生魏之禰衡唐之王勃以下竝坐此願吾甥於此須按古來傳記所載及我 國朝名賢鉅卿某人弱冠立朝者後來終身事業作何結局某人崛起一時者後來終身事業卒受跌蹉某人始雖蹇訥仕路稍屬遲徊已而資深望重竝建名業某人始雖得志聲施當塗已而構猜蒙詬卒毀生平此古之人所以寧爲璞中之玉以待世之刖足者之求蓋有以也以上三言不勝區區在吾甥固自負長駕馭之氣而在令祖暨令尊當亦自有過庭承帷之訓吾猶不能爲喋喋者第以骨肉之間苟有寸知不得不倒囊傾困而吐露耳其言雖不文而其義亦或有攸當幸吾甥命童子障之臥榻之側稍代古者盤盂戶牖几席刀劔之銘焉幸甚幸甚

與閔進士書

南宮之音抵湖中倍數往時固爲弁之山增高而茗之水增深矣而賢如龍池此則僕年來所屬望當爲國家立名業者非特區區一第而已也董錫弼冠登朝固所喜忤然又適附師門如公友如繼修此則又其幸中之幸倘及令閉戶讀書沈潛大義當有如昔人所稱千里驟裏之材異日爲國家蹀躞疆場不特眼前區區歷塊過都而已者更望朝夕督訓立雪程門幸甚

一八白華樓續稿卷四

六

與蔡戶部肖謙書

南省風物何如牛首燕磯并獻花巖之深僕宦遊之夢猶時時引睇焉而况故人之爲尚書郎也亦適過之僕其能無情乎適有故人王生者挾相術以遊金陵敢附書問候聞蘇紫溪公亦過省署公及時時宴語否抑及僕曩所共公私誦文章之什本末否紫溪者固今之楊子雲然僕自許抑竊謂不減桓譚侯芭矣王生之術如無負所舉幸并轉之紫溪先生如何如何

奉申閣老書

仲兒前年京試來歸獲奉手書及所蒙面屬兩

縣

云

僕自憐衰颯日甚翁以日月之際片言

所嚮語所謂寒谷之士而遺之以挾纊者劉心
鏤骨蓋生不能報沒不敢忘者也令郎南來就
婚其溫如珠玉其湛深醞藉如重淵巨川澄之
不清撓之不濁傳所稱翩翩佳公子也且力學
績文外絕無他嗜好而甥氏綿弱獲諧伉儷僕
每與溇翁宗伯父子相慶女蘿之托矣豈謂天

入皇樓續稿卷四

十九

且不造頃坐產難非特甥之短折抑亦僕父子
翁壻內外間六親之厄之至於此也五內痛酸
不能以日其敢嚮長者而歛歔引泣也乎北望
台垣不勝嗚咽茲以仲兒再試北赴太學特勒
奏記仰申問候之私而令郎今秋浙闈其掇高
第而擢桂枝者蓋付之九也諸所欲請統候別
爲遣使奉賀并申仲兒亦苦心向業年來所手
誦當世名公碩卿之文惟專以翁所傳於海內
者爲赤幟今且抱篋中文數十百首第恐政府

多冗未敢以遽獻而塵明覽也倘沐賜教幸甚
奉曾司空書

許按察屬僕序公平巒錄業已移書獻上其文
甚鮮淺愧不足以附古者江漢之什歌頌勳名
日月俱遠矣秋以來幾擬馳一介之使問候起
居年日以衰形神日以彫且耗荏苒留滯以至
於今茲緣仲兒赴京應試特令匍匐台階少效
稱觴前壽之誼而別抱所著文若干首求公批
竄一二蓋公於文今之昌黎廬陵也天下之士
望其宮牆者霧雜還而雲鬱蒸也倘辱憐故人
子弟俯收帷中賜之鼓鑄但獲尺寸之進則僕
沒齒且不忘矣外薄儀一紙特湖中一二機杼
耳并希台納幸甚

與甥顧侍御書

甥巡倉以來嘉湖蘇松間一切輓漕而輸稅者
無問軍與民頌之如挾纊然及讀條陳白糧與
江南民瘼十二事宜言言中肯綮切名實悉利
弊吾曩覽甥所著舉子業之文連翩熠燿竊謂

有舅家風及獲疏稿顧自謂不及也所惜者諸
州縣有司或未必一一調劑如甥指揮耳而今
而後願甥於酬答外悉心 國家典章及兩漢
來到今名臣奏疏吾釋褐時恨與三五同志之
士蚤夜鑿心於文章詩歌之末以相矜覆已而
譽日以起謗亦隨之及出綰印綬爲縣吏雖所
嚮抑嘗射一時之聲以馳驟於世要之淺心浮
氣非古之湛深凝靜而致遠者之器也甥之才
譬之于將莫耶厚爲韜其光而斂其鏘慎勿輕
以之截盤匝刺犀兕而割鴻鴈也董甥過亦煩
出此與共商而教之如何如何

與董甥儀制書

年躋七十吾方愧學不聞道語所謂偷生於世
耳故以懸弧之夕囊一劒一瓢以自逃於西湖
煙波之深絕賓客遠交朋而兒女子姪輩一切
稱觴上壽竝不以及甥從日月之際顧貽我以
書惠我以綺繪兼金之賜慙謝慙謝比來藉庇
亦多康食第汝母從去秋來多病臥時起時踰

令我忉怛而四月初六妹氏以產難亡矣令祖
闔宅以下并及申壻跣而號者累日夜而衰
耄如吾抑亦悴矣又聞甥所生孫女亦以疹亡
酸惻酸惻如何如何比來省中視草暇一切學
問文章日進否頃寄顧微草書中所條議於吾
甥亦或互相發明者傳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
則仕大略古之豪雋之士須於學問中時時尋
個頭路時時尋向上去刮磨洗鍊令吾心於進
退古今囊括宇宙處時時有下手處日知其所
亡月無忘其所能聖門所謂憤與樂兩者如環
然慎勿草草虛過光陰也

與王潤州書

潤州者僕少所縮縣印綬吏於其下邑者也而
公且擁符而過之南控江流北枕海口古人所
稱百二之勝特在襟帶間潮聲山色朝夕晻靄
於其堂公對吏民之暇抑嘗攜客登北固眺金
焦而臨流賦歌其間否乎僕雖衰於今猶寤寐
焉頃聞妖僧者萌夢其間公復隨縛而覆之亦

偉矣仲兒赴試京師然久違師門茲特抱文而謁郡庭幸公膝席而教之

與王敬所書

近攜最幼兒附仲兒之廬以居蓋憐年且逾七十謝一切賓客姻族以蓬其首垢其面而托古之灌園叟以息機於其間耳日向午從臥榻起忽得兄所遣省廬者之使移書覽之颯然如揮雲將於其堂而與之語也且喜且驚嚮所謂初聞兄之罷官之報不勝感愴非爲故人區區升沉顯晦間也僕少頗自好願附古之勳名之士翱翔當世然既以之自好則亦以之好天下之士所共爲之同心戮力鑱志盛氣於其間者及僕忤世坐罪廢而竊睹兄擘畫古今指揮得失處其所洞中關肋剖督事機於今當亦海內無雙者也而世不察卒以莽伏彈射者之言點污而去之又從而錮之得無古所稱千里者駿缺驥裹之材而使之伏櫪而臥焉傍有鹽車之駑安得不顧影而共悲也乎莊生所云龜之曳尾

於泥者彼固一道也非僕與兄之旨也僕幾擬
過兄所將邀兄共尋石梁天台之勝抱膝而吟
掃巖而嘯而及聞沃洲公之變僕且敬往哭於
其家視其孤收其遺文於以東過海上也顧秋
以來病與冗雜者相半故荏苒留滯以至於今
而來書所諭西湖秋社之約令我兩肘頓翼而
飛矣如何如何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非僕
尋兄兄卽尋僕也

與吳悟齋中丞及姜鳳阿祭酒書

八皇樓續稿卷四

十四

言別來忽已深秋近復公從石門道中所寄書
且知公與鳳阿公同過華亭後并轉西湖矣此
則兩公者向平康樂之遊也僕豈敢後特兒妾
輩竝臥疾牀榻間僕似未能遽行離家相從如
何如何然世之所矜西湖者大較特在煙波游
冶歌舞綺麗城闕逶迤樓臺蔽虧他如孤山六
橋漁梁荷館之星羅而緹綰者耳然以予觀之
譬則臨池窺妝者之淺而已南山之南北山之
北山愈深則泉愈冽而其谷愈幽薜荔女蘿之

所叢黽黽暖狝之所宮琪花瑤草之所布懸崖
塹壁之所經甚且鳥窩之禪羽化之客相與攀
鶻栖捫虎窟而魚且鉢於其間庶幾乎古之達
磨羨門者流倘或睹見之非特學士大夫之所
不及遊抑且樵斧漁緝之所不能徧者兩公過
焉知山靈谷神必爲掃雲翳排霧氛凌波而待
矣寧能裹糧而食腰瓢而飲甚且借榻於其壑
絕者之廬或混緇流或擁黃冠或嘯泉石或狎
麋麇相與爲旬日匝月之遊否乎知兩公此行
當及臧騶從避姓名肩摩踵曳長林之深而杳
不知其所之者已卽如兒妾輩稍謝藥餌僕將
躡蹤附景而追隨之而人或不之知不能以吾
告幸兩公所當巖賦而竹吟處按時日題識其
旁俾僕獲抱巖而呼穿竹而尋僕不能卽兩公
兩公當或卽僕僕雖衰且老猶能爲兩公記茲
遊以貽後之好事者何如也不盡不盡

上申相公書

翁之好士之名滿天下而天下之士所喁喁嚮

風而思附恐後者無他鳳凰振翮於雲霄之上則樊籠之鴝鷄羈縲之鷓鴣亦爲竦翼而張翅焉情也金進士枝翁之門下士也其今東鄉也不踰年而吏民擁之如挾纊惜也以吏部更賢同安當是時今大理邵侍御適按江西嘗欲首薦然旣離地方特以事例不相及而沮及過同安一二年間其孳孳焉潔已愛民可謂古者循吏之遺矣又適坐散賑事爲科中所劾行且左遷今佐內臺勞中丞聞報而疾首蹙額內慚上無以爲賢者暴曰本末於朝而下無以爲百姓慰其遮留而涕泣者蓋種種也二君今竝奉職翁之襟帶間所可按事而覆之者且科第六年矣又小免判州下吏僕竊以斯人者卓乎世之素絲羔羊之風也其資望已深倘獲翁爲攜持量於輦轂間擇一便地而安之在金生則不遠清光可邇聲問而在翁則門牆桃李抑庶幾詩人所歌向陽花木且知此君異日必能守官職立吏業以報門下者已此則僕之不勝引戀

之私也傳曰聖賢之樂善也如貪其振滯也如轉圜伏惟相公留意焉

與朱鎮山司空書

婺州言別以來忽八九年于茲僕之髮日髡髯日以抽白形之漸槁殆猶秋以後萬物之駁落頽謝而不能已者僕固如此而翁抑可睹矣然僕雖不及遣使時一候問而客之自吉虔來者僕數聞翁角巾野服所攜一二朋輩掉臂泉石徙倚林壑者猶如飛也豈翁固異人者流或抱松喬之術以攝神而長生者乎僕少附翁束髮交所共以動名翱翔四方者竊謂竝轡而遊結鞞而馳者也已而僕獨數忤執政中道垂翅而翁孑焉中朝稍稍由外臺入爲少宰踐司空不爲不通顯矣而僕猶不能無係戀者何蓋翁之材不世出者也不爲太宰當爲御史大夫蓋一以進退天下之賢不肖而使海內之善類得以彈冠炙轂印眉而吐氣一以振飭天下之紀綱而使中外之姦邪者抑且屏跡落膽不得以骫

法而榮惑於時固僕之心也蓋不得於其躬則願償之於其所知而翁今亦且七十矣庾亮都督南州矣而猶登樓而嘯鄭莊位次列卿矣而猶客散而悲語有之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英雄豪傑自古記之翁得無似之已乎然而嗣君則又今之伏龍而鳳雛也嚮睹眉睫已異之矣頃以左遷出令崇德其地去敝里特再武下車匝月間而吏民之過而頌嘖嘖不置口其所旦暮焉孰吾之耳而慨於心者殆漢之下邳令也

白華樓續稿卷四

三六

倘及一年二年異日固當尸祝而俎豆之於其上者非特世所羨璽書之旌尙方之賜食而已也翁抑福之駢臻者已僕張旣歿近稍得中子亦叨順天鄉試此或翁所稍爲分袂而鼓掌者頃過嗣君官舍聊附一書以附鴻鴈之南來者耳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統惟台照

與朱宮諭書

僕無似少附先大夫綰帶交頗以文章道義相追琢譬則黃鵠之連翩也已而各爲翻飛不及

要之白首耳未幾先大夫卽棄我輩而昆仲之間竝以文聲振東越又未幾後先中

明天

子甲乙之科而公且歷金門上玉堂所以文章之聲震熠海內今之歐陽子也僕幾擬遣一介之使人奏記室通故舊且以申區區嚮往之私顧坐罪廢久所謂羈紲之餘耳故不敢叩首竦翼於賢豪長者之側豈意兒緡頃以國子入試遽獲公之錄而屬之公車之末兒且傳公所按錄次問輒齒及僕不肖焉豈嘗聞先大夫與僕生平邪抑亦門下賓客或誤以僕不肖聞之左

右者邪竊自悲老且耄矣於公之勳名所嚮或不及賦歌而覽睹之矣宋蘇洵年且六十而攜其子軾與轍過京師一旦見歐陽文忠卽推之爲國士并錄其二子於朝而蘇氏父子之名滿天下僕父子上之不敢望洵下之不敢望軾轍而公則世所呼文章之太山北斗蓋與歐陽文忠無以異也今且錄其父子而收之齒牙焉能不如古所謂生不能報沒不敢忘者乎不勝銜

感特爲具書陳謝其所不能盡則固有同江上之雲隨萬里之颺而馳逐於公之懷者伏惟白炤幸甚

與萬叅議書

僕無似少附公通籍南宮舉進士第而公令成安僕亦以吏部司勳調判洛州及公拜南京兵科給事中僕又以召還南省過焉形影相附臭味相近天若假之以兩相綰帶於其間者然而公之性資獨疑重寡言笑况數病引跡避客漢之長者也而僕之性資多澹宕惟於官署閉門讀書好著文章以自娛然不欲與世同俯仰古所謂動而獲譽謗亦隨之者也當是時公固愛我我亦兄事公然此特襟期間耳未嘗私爲盃酒歡抑未嘗及與朝夕相從者豈謂曩年公所論劾故執政之子者科場倩人代試事而其門下佞人楊君朋石者輒并指謗及予以爲予嘗助公爲之者也嗟乎蒼蒼者天彼何心哉且監試者始發其事在八月十四日外人所喧傳

者也而至於公尾而論之外人所不及聞者予猶記憶九月初一日主試者敖諭德過予飯始及聞之而南省諸士夫於時稍稍漸爲流布矣外又訛傳其事朋石抑嘗阿而私與之者以故引疾不入部且半月矣而朋石故嘗於予抑嘗爲文字交者於散部後憐而過候之蓋九月二十六日也朋石攝衣出且謂予曰公茲來甚善吾欲托友過科中探萬岑南公疏草何云幸爲我躍馬過之予謂之曰臺諫中抗疏及執政彼

豈肯以稿私他人覽睹之也朋石曰岑南公之發疏在八月二十三日今且踰月矣計其奉旨處分當已在途岑南公必不爲秘之我心特亟故以相煩公耳予猶不許已而私計朋石所亟非爲執政也蓋以外所訛傳者且及其躬故惴惴至此也予始諾猶欲歸家而飯也朋石又不欲予歸輒出廚中飯飯畢卽呼一辦事官隨予過候公私邸私邸時在西華門外行十三四里許日且晡矣守闈不爲通而曰萬爺病不見客

予強之曰吾乃萬爺同年也汝第傳刺入如以
病不出吾當歸耳強之者至于再至于三廼始
及傳入俄而公亦攝青衣以出予首謂公曰不
相見久矣茲特聞公有大建白故特過之吾曾
記公曰何稱建白特一時妄訕執政 聖天
子必震怒待罪臬室耳公又曰君茲來甚善吾
竊意當必速繫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六齡幼兒
吾計同年有二十二人於此然慨慷仗義所可
以母子托者惟君子復笑謂公曰 聖天子

甚明盛公雖論及執政豈得絳禍至此予因請
公疏出覽公色黯然而謂予曰君非憐我也執
政公故嘗督學浙中君必其門下士也故以此
私相探耳予亦謂公曰公之疏且過京者三十
五日矣予私探之何爲第與公同年頗同休戚
故欲一聞疏本末卜其事之大勢何如耳公猶
特口誦一硃語餘不及予復笑謂公曰公且犯
不韙觸 天子與執政者之怒且夕禍不測
而欲以母夫人及子相托蓋亦屬予以犯不韙

而觸執政者之怒者也公特閉一疏稿不以聞
顧欲屬予以其難者邪公始莞然笑口誦疏本
末已而誦及疏尾所論列執政者懷姦植黨招
權擅寵諸事予輒爲蹙額者久之公迺前促膝
而問曰君以予所疏無當邪予曰豈可謂君疏
無當特曰公所論列者科場事第單論列科場
事耳何以及執政者之他也公曰科場事已有
監試者先之矣吾所云蓋爲某執政者足知
多謀方以蓋世之獍而內則附中宦以結知於

主上外則養交市譽且游揚天下之士以相朋
黨予觀其文姦飾行也佞以巧其包藏禍心也
陰以狡異日之柄國家當必流毒善類不可勝
言者予又前執公袂曰公之論似亦各有所見
然較之今分宜如何公復曰分宜之過海內士
大夫之所得而訟言之者茲人也則古之所謂
外籍聲望內寔巧佞他人之所不能指而他人
之所不敢言者蘇文公之行辨姦論也世方譽
之以爲周孔而其後也卒以之專權擅政而禍

天下張方平之所以獨書其墓也吾之意在此予又不應者久之而曰執政生平深刺骨一切睚眦必報公之禍自此始矣公曰得無震怒而逮繫我乎予曰否倩人代試事監試御史發之其事已實苟以之逮繫公則必并監試者而收之而其事必廷辯廷辯則曲直有歸何以結束吾固知必不逮繫也公又曰執政者得無假考察以中傷我乎予曰南都搢紳僅百人公議狹而清焉得考察及公公又曰君謂我禍何予曰此公方負盛名必不悻悻然急爲報復姑緩之當擢公以邊方僉事去不然且遲之考滿後特假叅議之職以法劖我公公於茲時可以挂冠矣公又曰然茲事當何以指揮予曰當發南京都察院作一老前件耳執政子當以恩廕進科舉一路當自此塞矣予共公笑而別歸迺以其所聞於公口誦疏草者之概覆於朋石時則朋石所遣辦事官特忘其姓名與籍貫耳蓋亦可覆者也豈謂朋石夜卽以予所口者馬上飛揭

於執政公且謬謂之曰茲稿也廼予所共公手
勒之者也執政公始大怒銜不肖通告之中朝
百執事且嗾吏部選郎張君名翼鸚者出予爲
王府長史張君不可其間本末難以一一札及
者已而南都卿貳以下凡入朝考滿賞捧及謁
選而過者稍稍以其執政公所云洩於予而
朋石亦稍稍不自安乞疾以去其乞疾以去也
又詐爲予與考功何君遷深相結當必以考察
中傷之於是執政公之德朋石者益以深其所
讎且按擊不肖者益以力當是時予所自爲慮
也倘能如爲公慮卽日上書拂衣以去以避之
予雖不及通顯猶可以潔身完名不至於今日
之困阨僂辱而終其身者而惜也予之不及也
明年春三月予遂以膳部郎出爲廣西僉事家
臥且卒歲誓不復入官又明年適撫按茲故知
遣吏劫而強之者三予不得已迤邐入粵猶欲
乞差來歸且上書乞骸骨也適府江多種寇陽
朔之沒在朝夕撫按特假專勅者賫捧以行且

強予部署府江事矣粵以南竝無專勅而齎捧者此殆撫按異處也予故不得已勉勒將士躬爲斬蒿萊席矢石破陽朔鬼子一十七寨凡所俘斬殆千人及奪犗所佔沒官田廬十餘萬然不假軍門一金之費一卒之勞故撫按以下竝爲疏論予始進爲按察副使所從征諸將士亦論功以差於是時予決當從此自劾免官以去惜也執政門下士間爲好言謝予予又不自量復爲渰泲泗浞徘徊河魏間於河魏亦稍稍聲望起又適執政門下士揚言執政公漸悟以解而不以之深罪也然去粵且久其當河魏所以最與粵所以罪狀者交聞於朝衆議法當叅勘吏部考功郎又適執政者之門輒削籍來歸矣予罷官後竊意或可以稍抒執政者之睚眦與其私人者之故銜也又不意他督撫來且以予年尙少憐其區區駑馬或可以蹠躐疆場之上又適浙直間多倭患後先疏錄以聞時則故執政與所爲私人者且以垂翅之鳥不當假之脫

籠而颺也於是又假他使君所按浙者特爲準
擊予予適無他能法處通行告訐及准兩詞竝
訟田者復以不直罷於是收其奴囚繫之并坐
一兒挾娼按革衣巾矣嗟乎予於此始爲終身
之錮不復齒士大夫間其深相知者或私爲涕
洟憤懣而他不相知者則未免共爲吠形與吠
聲者之相亂而且不免爲廢人也已公得無憐
之乎哉聞公少叅四川後卽自乞山歸大略與
僕曩所爲公畫者無相盭故執政解印綬以去

近且十餘年矣而撫按使者數爲論薦然而中
朝之上卒不聞 賜璽書與檄召豈公孤而無
援乎抑亦故執政者所黨附之士猶有在位者
乎僕去公旣萬里其所兩相推輓處特如手足
且悲白髮之日以抽彤與神之日以摧而今而
後當爲未別矣適郡司理向公爲公里人故於
其使南還也不敢不爲一書以相訊問古人不
云乎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其銜盃膝席固
不可復其他懷讒嫉佞如古人所爲投畀有北

之痛當有隨長風引明月而萬里者如何如何
南望斗垣無任嗚咽倘有朔鴈無遺我音不宣

謝韓侍講書

僕衰且耄矣而公則以文章侍從

明天子

之庭其所從林壑間願爲望清光而聆玉音者
蓋耿耿也然其身旣已頽然萎薳矣豈敢未同
而言於賢豪長者之側不自意兒緡孱幼無似
遽獲錄之門下而以通籍於南宮雖不敢附昔
人所稱門牆桃李抑自謂敗龜破鼓之餘而醫
師且收之矣語曰生不能報沒不敢忘茲特具
書陳謝伏惟我公垂憐焉

白華樓續稿卷之五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書

與陵司馬書

己卯之秋攜兒曹迎婚秣陵其所共公遊從者
僅一再夕而其所被服公之厚愛繾綣不一殆
有深於江與海者也感刻感刻未幾公復以河
漕事出而按節淮上竊思公嚮督兩廣時已爲

白華樓續稿卷五

國家建萬里勳所提十萬之衆殲其醜類蒐其
狡窟驅卉服椎髻鼪鼯魅之夷而州縣之詩
書之七八年來至今無蚿蟲之騷公之恩德固
已震盪百越矣頃者公復以樞筦舊臣翱翔河
上詩人所謂王事鞅掌我獨賢勞此之謂也然
而四三年來河旣無患而漕艘鱗次以上古人
所謂江漢之詩與夫史官之所按事而書垂之
竹帛勒之鼎彝者蓋與日月俱遠矣公旦夕還
朝 聖天子按望酬勞非爲太宰當必爲御

史大夫又不然則羽翼

東宮茲公事也僕

別公來年踰七十髮日以髡髯日以抽白形與神日癯且槁其所未沒特區區心知與生平好吟味者之故吾而已公得無憐之已乎久疎問候茲因董壻之北上也敢具一書少申契闊之私不盡不盡

與潯陽宗伯書

適有客攜繪畫屏障者過山齋其一則王公貴卿所擁曼姬者百二十人而水晶之簾珊瑚之

白華樓續稿卷五

二

几與夫彈絲揚吹之歡相爲掩映羅列於曲旒之間其一則百花而牡丹之富五色熠燿兼之文杏雕蘭紛錯若帶古所稱醉西施而傾金谷者是也僕竊思惟翁之堂爲稱當其廣廈之上微風泛瑟其宜一也騷人墨子分曹賦詩其宜二也珠履貂裘更席洗盃其宜三也歌梁舞檻塵蜚若隔其宜四也兼之客醉不散夜半霜華其宜五也至於僕之如斗之室圖書雜遯所相與者綠蘿之影紫苔之色而已其不至於攘袂

而笑者無幾况探囊無一錢語所謂甕牖之夫
而入都市祇令炫睹奪盼而已謹爲引上况今
孫膳部自天來歸畫錦如雲賓客前列公得無
令賞而進之於以使我二三知己爲之縱飲狂
歌呼盧唱梟其間否乎不盡不盡

與劉時泉司業書

秋間獲公手教且以覽鄉錄而不及知兒曹之
叨第甚爲我悽惋而垂慰也兒舊名籍間夢以
國縉中式故遂於京師赴試時倉卒改之况籍

八自華樓續稿卷五

三

由武康縣學宜公不能知也然公旣以不列名
而飲鬱則其以列名而鼓掌也多矣感哉感哉
公由侍從過南雍已久且夕當以學士召歸翰
院不然且領春坊及宮詹公之拜麻行且次第
而僕以年餘七十之人內之旣不能以其身容
於朝廷之上共公輩策勛明時戮力當世外
之又不能尋古之異人者流嚮山澤間稍從熊
經鳥伸之訣以習長生所自好者區區詩歌文
章之什或與山氓野老奕棊緡釣相朝夕耳髮

日禿矣形與神漸向支離矣淵明所謂殆盡而已耳公得無憐之也乎近覽邸報中朝耳目又行震盪一番茲固天子聖明與諸執事鳴仗攀檻之功也然其間指陳忠讜明切處固多而洗蕩蒐薙處抑過僕嘗讀漢書公卿列傳至師丹翟方進朱博等又如宋史所次熙寧元豐下及元祐之際相爲出入升沉處未嘗不氣息而系欬也何則救鼎沸者抽薪爲上水擊次之不識公謂然否獨請復言官振淹滯開禁錮一節此則漢唐來所僅見者僕雖衰且老無復世間事然古人嘗有頌聖德詩所不敢不勉爲抱膝而吟拭目以俟者如何如何偶姪孫文炳過太學特具書呈上并令問候稍綴通家子弟之末耳幸爲左盼焉

謝穎陽少宰書

秣京言別後已而聞翁召還內京徙宮詹僕繇臨安轉昌化西過歙州翁已前行再日矣伏謁翁第宅不及遇不勝惘然詩見西遊雲巖吟稿

刻中已而兒縉試順天嘗爲一書并令別函問
候不知會奏記室否客秋之杪偶有自京邑來
傳言縉兒於鄉試占籍後始得伏謁門下而公
抑不忘故人之子數爲引之帷中兒畜而教之
然聞以公望行且典試事而兒縉以此不敢朝
夕繼見也豈謂頃者南宮遽荷甄收非獨兒縉
并壻董道醇亦屬門牆矣何忤如之古之豪雋
於知己處往往嚮風刎頸者而僕雖衰且廢一
子一壻竝席公側其所爲感恩而懷報者何如
也題名到日不啻翻飛茲特遣使馬上疾馳獻
書以謝然而僕謏劣無似所荷公之道誼而骨
肉者二十餘年于茲矣曩者積兒之沒聞公泫
然飲痛者久之其所爲書吊且慰者一字堪一
淚今縉兒復以文章獲附弟子末席沒且臨風
而悲悼之者如彼則其存且叨第而攜持之者
何如也

與甥顧傲韋侍御書

甥昨臺中所建十二事宜疏鑿鑿中名實按利

害聞蘇常以下竝已畫一施行至於田地一則
之條此殆吾湖中第一喫緊利弊處萬曆十年
已按行矣近緣十餘勢人鉅室以吾甥左遷而
遽爲變亂黑白以淆之撫按諸臺之間甚矣可
爲太息也然聞撫按兩臺初猶中持專待郡縣
之歸面爲叅決數日來聞郡縣間爲勢人所劫
外則猶爲好言以謝百姓而內則密以勢人所
授者揭而覆之撫按兩臺矣嗟乎嗟乎何吾湖
民不幸之至此也請以數言折之經曰底慎財

賦咸則三壤蓋言按其土之上中下而量爲賦
之輕重法也湖之絲綿衣天下故稱爲沃野而
湖之絲綿從地出故利爲最盛且湖之患在水
而湖之圩田十年之內所被水而災者六七而
湖之地竝高阜故其患獨無此外猶有一曰地
田則以地而開成田其高阜故與地等而無水
患者也二曰蕩田則原係地額而介乎沼沚之
間淤泥歲壅此其高阜亦與地田等而無水患
者也大略地之所出每畝上者桑葉二千觔歲

所入六兩五兩次者千觔歲所入二兩三兩最
下者猶數百觔歲所入亦不下一兩故上地之
直每畝十金而上中者七金最下者猶三金圩
田上者歲所入米二石以上中者歲所入米一
石五斗下者僅數斗被水之年則無粒矣卽如
地田蕩田無論水與旱歲所入三石二石故其
價亦與地相爲甲乙由此言之則地之賦例當
從重而田之賦例當從輕三尺童子所不辯而
知者只緣上產竝爲勢人鉅室利其入豐而稅

之約不恤厚貲買之此輩力能搖郡縣賄吏胥
而下產則十年五七災者大略盡在小民既貧
且弱無以聲之當路耳甥之去年此疏蓋湖民
所欲俎豆之者去年郡縣採公議而上之兩臺
兩臺亦順下情而行之布政司只緣建議者甥
也而湖之勢人鉅室所私銜而怨之者亦甥也
甥偶落職諸所不便者紛然若蝟毛而起以反
之矣蘇州田則甚龐雜而太守王儀出而一之
嘉興亦然且德清亦一則而我歸烏獨窘抑至

此聞執政已洞哲安得僦之士而共議之也
謝馮太史書

僕無似獲從公西湖之上稍及聞公所品畫世
之文章大略世之所競者譬則女之冶容而鉛
華也羅綺也與夫明璫而翠爵也而公之所指
則在朝霞也芙蕖也與夫凌波而鳴珮也僕歸
以語之兒曹及帷中他弟子半解半不解然獨
好之而數借公所指以程督其間顧兒曹以下
或有志而未之逮焉頃者兒之試南宮也適公

八
白華樓續稿卷五

八

出校文遽獲引之門牆之末豈以其嚮所半及
解者而輒收錄之邪僕之感知而奮報者何如
也然不特爾也嘗聞宋元祐慶曆間士之以文
章而進於天子之庭者非楊劉不以與矣獨歐
陽公出而天下之文章始知復趨於古蜀布衣
蘇洵老矣一日攜其二子軾與轍以遊於京師
已而歐陽公知貢舉既錄其二子而并及其父
之文章之名遂以擅當時而傳後世然則僕衰
且老矣罷官來已三十年于茲不及攜其子出

遊矣而公之錄其子寵及其父得無老馬之伏
櫪也且別爲噴珂跑地而悲鳴者乎竊憐曩旣
以公所論文之旨授之兒今復以兒之薄附官
牆之末也而并及自爲銜且感杜甫不云乎每
依比斗望京華僕於林壑所願隨明月而從公
金馬承明之間相爲翱翔朝夕者殆什伯千萬
也

與鍾文麓大尹書

頃從姑蘇歸於仲文所獲公手書且知赴官之

期在詰旦矣不勝惘然僕之欲見公并所欲請
於公者不特詩人所稱怒如調飢而已也何則
傳曰上失其道民散也久矣兩漢來循吏之政
不多見僕少從釋褐後嘗出今青陽令丹徒僕
竊欲以名業自見然每恨在青陽者僅兩匝月
其以奔喪來歸而服闋也再除丹徒亦僅餘二
年于茲當是時其叨第進士已十年而同輩且
翱翔列卿矣故諸知已竝憐僕亟爲引擢雖無
按以下按節使者謬以政最條而聞之

天

子而兩縣之吏與民其所碑政略而祠而俎豆
之者不置也然寔於今有愧色生平嚮往所及
稍稍施行者什之一二而其所不及特迫於去
之亟而鹵莽無次者什之八九於今思之殊不
覺爽然自失也僕附公縮帶之日淺知公不能
深獨於舉子業覽睹公之文非世所習勦麈粉
黛而已也大較鑿心刻腎而爲之者僕每嚮仲
文謂公異日必以吏業名世已而公中鄉試後
絕去故時戚里稱觴者之歡特從一二知己甘

澹泊共苦約匿蹤閉關相與發憤爲文章及第
進士抱牒出爲令其所硜硜自好復如初甚矣
公可謂卓然力古之道而不惑於流俗者也僕
好古之道而不能畢其志及聞公抗古之道而
不同于俗安得不神馳願解晝之食而夕之夢
故從公於千里之外而如醉如狂者及公之令
惠安也僕雖未能習知公之行事然其近民而
與田野山谷相爲吐哺一二處僕固知公非今
之吏大較與古之單父中牟無相遠矣惠安之

吏民不能遮留公闔之撫按諸持節使者相與
飛章上天子又不能強請公今且不免再
過樂平矣公又惴惴然復以之自抑而若將臨
深履薄焉嗟乎公非尼父所謂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者乎雖然民之情一也詩有言曰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而曾子得尼父之教深其什文亦
特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
之父母要之惠安之民此情也樂平之民亦此
情也公能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而一切世
之作好作惡不以雜乎其間則惠安之所席而
行之者固當洒然而行之樂平之鄉也又豈有
二乎哉予雖不知惠安與樂平據客所傳大較
惠安之俗近於痼瘵而所先在在撫字樂平之
俗近於犷悍而所先在在割割然於割割之中
第能持父母之心以爲痺痲疾痛其間譬之瘍
醫者察蠱肉闕血而砭劑之耳孟子亦云必如
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夫所謂必如此者一切
黜陟刑殺竝出於民之情而已不與焉茲卽三

王而上之政也又何有於今之吏治邪公行矣不能追公西行之車而共爲傾吐矣惟公以其所故施行於惠安者移之樂平移之上失道而久散之民而守之不變焉優柔以俟之公當尸祝茲土而異時其棠之愛所與豫章江流川引而戶澆者百世矣茲固僕之私也不盡不盡

復胡敬堂大尹書

公之綰印綬而過令英山也暮且再矣僕數謂公之才練而深曩所發之爲舉子業者以之掇

一科第當如探丸耳顧數數困之有司而卒不及僅隸之貢然其貢也卒亦以試吏部高等而公且綰

天子印綬出令英山矣昔人稱郎

官宰百里上應列宿今國家制中進士之丙

科者例爲令而間及他起家者非南入桂林象郡牂牁棘笮之間卽西界隴右羌中而北捷金城王關以及盧龍玄菟而東者也故其朝而謁郡廷夕而乘亭障所擁者非羶裘卽油幕所食而飲者非羶葷卽蹲鴟僕嘗提兵百粵及經塞

上縣大夫之抱牒而過者大較半雜慘黯少夷
猶者也而公釋褐輒令中州其去故鄉特千里
其所乘風土與服食也無相遠而公又以才之
練且深者爲之端冕而南面臨民其間僕雖罪
廢而巖棲已無復馳驟當世然數有客自中州
來者僕數舉公過縣一切簿書聽斷之概以問
之而客未嘗不稱善也抑有他使過六合間嘗
問之陸亦嚮使稱公嘖嘖不置也忽辱公所遺
使并書且賜之以方物焉公豈古之所謂故舊
不遺者乎及發其書又孳孳及僕之曩宦遊處
所按行故事公得無於抱琴之暇爲陽春爲白
雪而於以思我之同曲而聲相應者乎僕扣使
使且謂諸當路所檄部以千石獎我公者三且
四矣其大較與客所傳及陸合肥所口授無以
異甚矣公之得志而聲施也詩曰永終今譽願
公以僕所聞久之或四三年或五六年不特世
所羨也明天子之爾書而召入爲御史省寺
之屬行且尸祝而俎豆於其土矣斯固公之氣

與襟期之所嚮無俟予之喋喋者不盡不盡

與張督府崑崙公書

頃適地方兵變

天子出公按節浙上且愕

且喜竊思公以三十年來久勞四方者之重臣
歸貳樞府特累月語所謂孔席未煖耳何以吾
浙兵士少戢復勞我公再從日月之際剖符飛
檄擁傳而南也僕是以愕已而伏思張垂崖入
蜀則蜀雖多黠或易亂而不崇朝之間蜀且大
定矣僕是以喜然而僕之心則又不但已也何
者僕年七十矣春秋傳所稱墓木已拱者公又
中外搢紳及 聖天子賢公卿所朝夕拭目
待爲執政曩嘗爲姪輩移書左右業自分無從
再瞻顏色侍簪組一切綰帶膝席之歡當如隔
世事矣卽如公覽僕書感僕生平恐亦不能不
憮然別爲欷歔感慨之色者豈謂夫今假之以
此顧引夢與思之所不及者更當罄折莫府也
天下之故誠不可料如此茲特亟爲遣使伏迎
道左少申千里竹馬之私餘所欲言或別函上

統候面盡不宣

頃者浙中戍兵妄行鼓譟一節非敢稱亂也大略此輩自海上烽燧以來前軍門所從遑急中外既困於島夷之力鬪內復厭夫調兵之兇悍故募金衢及處州一帶掘山竊礦之夫要之漢所稱羣盜者之遺也當是時專閫者方提枹鼓急矢石故不得不捐厚貲以招此輩而此輩抑遂稍稍習戰鬪赴湯火所嚮亦時時摧鋒斬馘以爲功甚且譚司馬戚將軍挾之而閩挾之而薊上之人所驕而豢養之也非一日矣其中豐衣飽食垂橐而歸什伍閭里轉相倣倣父死子繼兄死弟及頻年以來東陽義烏諸州縣閭棄累世以來斷山

皇華樓續稿卷五

十五

劉崖之業執戈爲兵什而五六矣無他習之所在其勢然也衆且謂大司馬胡公沒後海上烽燧不至所從諸將戍卒大較共爲輕裘緩帶以相躑躅而嬉耳可無事者然省兵可也省其兵之工食不可也彼旣以其身藉之

於官無復別爲父母妻子之養安得時羸時縮况此輩竝摧埋者流也酗酒吃啗無所不至近聞當事者以中朝所議例行減革三殺以來按故時原額特什之六而已曩在戰鬪時月糧外別給行糧間有摧鋒破陣卽日不貲之犒故衆貪而競前近既海上無事又從而於其所例給月糧之中去其什之二什之三甚且四而或又不以時又從而以子母錢例給之焉獵犬與韞鷹而肉食不飽則彼

且號而颺去矣故近年浙中多盜亦大率坐此公之茲出必有勝筭無俟他議但鼓譟一節罪案已明人情大駭須煩密爲指揮旬日來或謂此中有飛揚跋扈之士不可不力除之否則狼脇必多他變或謂事體已緩耳目已靜稍從月糧中優以一二卽可無事愚竊謂二者皆過也朝廷有兵制軍門有兵法唐末藩鎮之禍百年搶攘與五代相終始抑特初起戍卒耳卽如嘉靖八年大同之變比

亦拊叛爲名支吾了事已而首亂者避罪入
胡幸亂者乘瑕蹈釁迄於庚戌狂悖犯闕此
其一也近復有南都黃侍郎之變二三年間
勢屬鼎沸非李克齋中丞由淮上入領司馬
痛爲懲創則其事亦不能遽妥此其二也愚
故謂後一着妄也至於此中疑有飛揚跋扈
之士又屬過慮漢袁盎不云乎彼吳安得豪
傑而誘之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
彼竝魁魁無他計者况公以 中朝之望乘
傳而出彼且落膽矣愚故謂前一着亦妄也
但據愚見彼其初特計出無聊譬之狂病擔
突跳躍已而痛定思痛自謂法必在死傳聞
亂後次日縛黨庭詰不知委屬首亂者否天
威所嚮倘及宣言前當事者委屬處分未協
則彼且感且怖畏罪不暇公仍於將領中擇
其稍能輯衆而不相猜貳者令其自縛首亂
其餘煽誘一切便宜覆以威德此特在公七
筋間也第其中必有陽爲效順首鼠兩端而

內實觀望傾危不測此其跡雖不可以名坐
而其中則爲胎禍釀亂之甚請公遲久而得
之亦遲久而後假他事以蒐治之蘇文忠公
所謂齒脫而兒不知大較愚見如此此事毛
瑣不煩盛慮特東南三十年來軍旅之騷驛
兼之以四三年間饑饉之相仍其役於官者
上下例托節省減削過多而其業於田野者
戶口瘠瘵餓殍相望况承平日久人心思亂
妖星以後訛言數起幸我公以石畫舊臣暫
填吳越非於一切無名之征畫一條疏罷去
民漸不堪云

與大司馬劉帶川書

言別來僕之形日以頹髯日以抽白求公曩所
習睹故吾者耗焉已什之五矣而客從比來僕
時時覘問公起居客往往謂公特躩躩姚姚間
擁騎歌吹而田獵乎長林曠埜之間晚則輦飛
鳥狡兔以歸狼籍雜遝甚且無筭古者秦風駟
鐵所載諸什是也公之氣亦雄矣僕聞之不覺

神馳且願隨南風而從公蹠蹠也偶過姑蘇逢
張鹽使所攜健兒敢附書以候且欲公併知僕
雖衰猶能棹滄浪而行歌於五湖七十二峯之
深恐亦與公載儉歛驕之概無相遠者一笑不
盡不盡

與張蓮濱進士書

春日得南宮報兒壻輩竝得附蓮濱通籍明時
不勝躍然喜非特喜一掇第也君子於同朝之
士得一老成厚重者爲之先便是終身事業立

白華樓續稿卷五

十九

三百七

脚跟處如吾蓮濱傳記所稱翩翩公子是也卽
如小壻董生亦從公卿門閥後往往澹泊疎爽
亦是佳致近聞殿試同兒輩俱落三甲後或頗
怪之然未必非終身受用處縉兒書來壻且不
敢赴館選直欲乞恩養親倘及舉此事士君子
立身出處之概已得第一義矣兒縉年幼未練
世故吾每移書令其於同鄉中父事卽川公師
事吳平山丈而兄事我蓮濱他不能一一徧及
然要之中心肝膈之言也幸蓮濱弟攜之選館

一節蓮濱善詩翰或有什之二三兒輩夙無望
眼前守選計蓮濱當於夏秋而兒且遲之明年
矣幸早晚以讀書擇交四字訓之讀書則學問
日益義理日精身心日攝而擇交則所聞者善
言所見者善行一切浮薄褻狎不以漸染語所
謂蓬中之麻不扶而直是也且故時同鄉前輩
往往或以競進生忌此風最薄可爲大戒願諸
君子同心一德共奮明時近聞范屏麓宮諭行
且復舊官矣宋賈安宅到今數百年纔得此公
一爲茗弁之間露頭額傳所謂山增崇而水增
潤者旦夕當同印川公執政日月之際願諸君
子共爲著蔡而典刑之如何如何他所欲言蓋
河懸也不盡不盡

再賀申相公書

翁入相來國家中外所倚翁之調鼎之功固已
震中外者然猶譬之漢張安世唐張九齡宋范
仲淹猶屬車騎及叅知以下也頃者江陵去而
蒲州入蒲州去而翁今獨以身擁戴日月之際

匝月間丰采自別何者翁之德量之覆華夏誠
劉青田公所謂如權衡之於萬物而已之私不
以與焉者故無私愛亦無私憎不令人喜亦不
令人疾僕於山谷間猶稍稍耳濡心醉者如此
則上而 朝廷宮掖下而百官萬民內之九州
外之四裔而遠之百世之下異日史官所珥筆
而書可概見矣頃者長公次公竝赴公車而長
公復同兒壻輦連翩 帝庭於葭葦之托又
屬蠅驥之附其爲忤且舞者又何如也謹勒奏

入皇樓續稿卷五

廿一

記上賀

云

與杜靜臺節推書

聞公以南宮不第遽爾謁選不知者以公繫海
內之望久矣第不當令鷓鴣之翮而從鷓鴣於
藩籬也其知者抑且以 聖天子在上賢公
卿在下比年來往往絲鄉科起家累官御史尚
書郎及二千石而上甚且入列九卿或按節開
鎮者數矣而僕之愚則竊以公之學道三十年
于茲信於昆弟支庶信於鄉黨朋友又且信於

四方同志之士公今日雖不及掇一第與世俗
所尚者相馳驟然公特按學問所自得處出之
以臨民涖官出之以御下獲上古人有言曰愷
悌君子民之父母又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
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以此日夕孳孳焉鑿之
於心砥礪之手政事而因以念其本原得力處
他不暇遠引周濂溪程明道楊龜山朱考亭輩
其於仕路雖不及聲施當世然而州郡里社間
於今猶尸祝而俎豆之者不忘也先董所謂得

志澤加於民一命以上皆是矣豈必世之所競
曳紫綬佩金印叱咤風霆乎哉茲固公所自信
而自好當不待予之喋喋者然僕有尺寸之愚
不敢不以獻孔子曰由也果求也藝賜也達於
從政乎何有要之孔門所事者惟仁而至於從
政則又獨挈果與藝達三字爲符固自有說也
卽如孔子之爲司寇首誅少正卯墮三都卻萊
夷一切作用固有翕張予奪其間而非世之儒
生曲學所知者故曰仁術也幸公留意焉

與胡舉人論舉業書

兄之才譬之于將莫邪之奇也而頃復下第僕之心甚為飲鬱持懣者久之然抑竊疑歐冶其所淬與礪猶或未能發其劍而吐其鏗僕之始及覽兄之鄉試卷輒為踴躍鼓舞已而獲兄所囊諸窻藁讀之間亦不能不於其中少效他山之石行潦之水以助兄淬與礪之所不及矣何則舉子業一節苟淺視之似屬儒者末技苟於中極其深而研其幾古人所謂非六經之旨不以存於心而措於辭非吾所蘊之為心而吐之為辭粹然得聖人之至者則亦不能如百川之流行浩蕩而注之海予故曰聖學以洗心為功而舉子業亦當以鍊心為案吾輩能鍊其心如百鍊之金之在冶斯之謂自得而資深逢原也請兄試舉其心而反觀內照之得無猶有砂礪鉛汞相雜而錯出者乎諸子姪一相一桂輩頗知發憤為文章前問師友之最者比僕首以兄告之僕之私不特為子姪輩求師友於兄以發

指南之車抑亦併欲邀兄過草堂稍得以共兄
早晚相爲折衷其至耳嘗聞項羽之抹趙也渡
河而戰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以故
呼聲動天地無不人人一當百諸侯之壁而旁
躡者無不爲之惴怖膝行而仰視兄按古傳記
至此抑亦肯同伏櫪之驥思以跑足而馳者乎
願兄俯採鄙言大較一二年間幸兄首爲提兵
敢戰先登僕亦當令諸子姪間隨兄鞭影而獵
駿汗血以蹀躞乎其後也不盡不盡

